

1929

年

第

卷

第

1-12

期



故宮博物院

周刊

題

易培基

臨·時·特·別·增·刊

故宮博物院記略(一)



關於清廢帝出宮及故宮博物院之成立與發展其直接間接之經過頗為繁複茲就個人所知者略舉如左。

一國民軍以前辛亥革命雖小告段落實則革命實力迄未達於北方然革命同志無不欲作北方革命首都革命以期普遍抱此志願者為數甚夥就個人所知武裝同志中如馮煥章胡立生孫禹行非武裝同志中如黃膺白段子均及吾個人皆從事於此膺白多致力於煥章方面子均與吾個人致力於立生禹行方面為秘密工作之進行此國民一二三軍未張其旗幟以前一段之經過亦即使溥儀出宮間接之工作也。

二國民軍時代國民一二三軍舉義後黃膺白任事實上之內閣總理十三年十一月四日晚軍政當局等會商溥儀出宮事次早軍警當局鹿瑞伯張玉衡電我約往天安門會同施行此事鹿張與我三人及軍警若干人由天安門同入神武門在隆宗門外北屋中與清室所謂內務府大臣之紹英寶熙等交涉溥儀出宮事紹英出入數次謂溥儀同意但欲展期吾人未允卒即實行吾人送溥儀等至醇王府而後同至旃壇寺與國務院晤馮黃二君商組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事二君欲由我為委員長由政府明令發表吾允擔任但須多容納幾分社會及公開性質不作為官辦遂決定委員長與委員不用任命而用聘請並多延攬學者專家為學術公開張本同時並言及博物院事次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成立關於委員會與博物院皆別有記載不贅此事既成無何即有段芝泉表示反對之空氣並有在張雨亭方面多方挑撥者張漢卿遂使胡若愚到京參觀作非正式之調查於國民軍以前雨亭本與中山先生代表汪精衛屢商合作其時吾與漢卿商國奉合作以倒曹吳彼方若愚奔走其事我方則由彭志雲任之因有此段經過故段芝泉章行嚴等雖屢欲破壞故宮事而不可得芝泉到京次日吾與張溥泉王勵齋往見之伊大不滿於故宮事有言論之衝突此後更屢欲干涉中山先生到京後養病北京飯店精衛代先生起草對故宮事有所表示嘉許吾人之所為我方精神為之大振段之時期國民軍仍握北京兵力關於此事奉方亦不助段故無能如何於故宮事也。

三國民軍以後國民軍退出北京清室餘孽多方運動但奉軍終未入宮僅以國民第三軍之舊隊改編代國民第一軍守衛之一方面漢卿若愚仍繼續維持故宮事之工作一方面莊思緘與汪伯唐江叔海熊秉三王亮疇顏俊人范靜生等則在內部多方維護故終得保持張宗昌王琦等則屢圖破壞陳援庵與思緘皆頻受驚擾賴維護者毅力行之倖能無恙社會方面對於此事亦多聲援如蕭子昇孫宇庵(禹行之弟)於精神物質方面均有所致力此國民軍出京以後之大略也。

四現今之時代南北統一以後國民政府改組故宮博物院設理事會其名稱與編制仍與前略同惟有不重文化偏向物質者偶倡消滅故宮博物院之議卒以格於公論未果行而黨國當局尤頗重視力予提倡撥給經常特別等費其基礎益臻穩固雙十節為故宮博物院四週年成立紀念其距成年雖尚遠但四齡之幼童固有日進於發展之良機矣五將來之發展故宮博物院之開始之經過已略如上所云以後其基礎日固更將謀種種發展如學術之發展當與北平各文化機關協力進行如建築之發展已有儲藏庫之計劃此皆當於雙十節後早日促其實現者也。

止函索樣本附郵票一分寄北平故宮博物院總務處

欸一井滙交即常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如下

電話東局 四三九五 一二二

故宮週刊

易培基



故宮週刊弁言

十八年雙十節本院四週年紀念

自來文章藝術、欲求其精詣、必先深研古人之作、始可敢發新知、博雅而後淹通、宏中乃能肆外、舍此無他道也、是以國家欲增進其新進之文明、非發揚其固有之文明不可、尤非以其固有之文明灌輸於一般之民衆不可、吾國爲數千年文明古國、文藝進化、震鑠世界、徒以封閉之習過深、凡屬文藝之精奧、大都私於一姓、匿不示人、曰秘殿、曰寶笈、循名責實、從可知矣、乃使一般普通民衆、終身盲昧、反不若外人之挾資以來者、得以深窺其奧隱、攘之以爲己有、我又從而效之、侈爲新進



總理遺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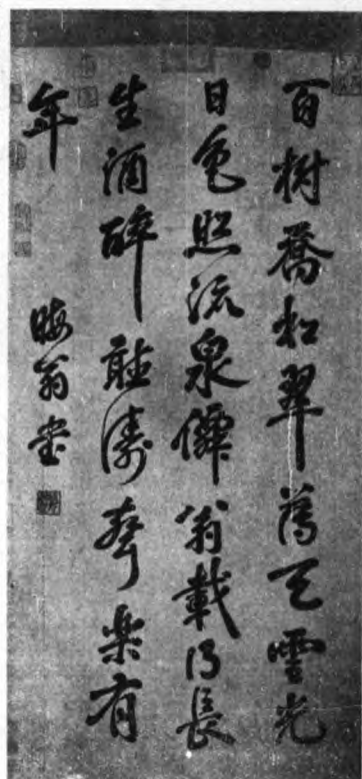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傳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但其實現是所至囑 易培基敬書

之文明、彌足愧也、故宮者、我國數千年文物之所萃、自成立博物院以來、昔之所謂秘殿寶笈、一夫所享有者、今已公諸國人矣、同人猶慮傳播之不廣、遂有拓印古器景印書籍字畫之舉、最近復編有故宮月刊、皆所以爲振導吾國固有文化之助者也、第以博物院經費奇拙、既有顧此失彼之虞、而專書月刊、成本較昂、復不能普及於一班之民衆、乃更有此週刊之發行、週刊者、取資既微、流傳自易、一方以故宮所藏不分門類、不限體例、陸續選登、以謁國人、一方以故宮工程建築以及本院先後設施、計畫工作情形、公諸有衆、期以喚起全國人士之藝術觀念、又使講藝術者、多得古人名跡奇製、以資觀摩、俾恢復吾國固有之文明而發揚廣大之、則庶乎溫故而知新、不至數典而忘祖矣、是此一週刊之微、他日者或將謂爲吾國文藝復興之權輿、亦奚不可、斯又豈獨本院及本刊之幸哉、中華民國十八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四週紀念日易培基

本刊特別啓事

本刊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者與亭。曾以當日薄儀出宮先後計畫情形。惟李石曾先生知之最爲翔實。前求披露。以告國人。先生允之。以事冗未即脫稿。頃先生以故宮博物院略一文見賜。而本刊因欲於雙十節紀念日發行。已上版矣。茲特另行增刊一紙。以應國人先睹爲快之意。仍當補入第二期本刊。以便鑒訂。閱者注意。

宋 緯 絲 朱 熹 行 書



、故署款多稱新安、居崇安時勝廳事曰紫陽書室、故稱紫陽、又雲谷老人、晦翁、滄洲病叟、題翁、均其別署也、考亭為講學之所、故人稱考亭學派、著述甚多、為有宋一代大儒、

元 柯 九 思 秋 林 曉 色



柯九思、字敬仲、號丹邱生、台州人、文宗徵奉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山水筆墨蒼秀、邱壑不凡、墨竹師文同、亦善墨花枯木、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咸命鑑定、又善鑑識金石、博學能詩文、善書、皇慶壬子生至正乙巳卒、年五十有四、

朱熹、字元暉、一字仲晦、登紹興進士第、歷事高孝光寧四朝、累官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秘閣修撰、終資文閣待制、慶元中致仕旋卒、嘉泰初諡文、寶慶中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原籍婺源、婺源於梁陳時為新安郡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信國公裔、以貢薦試吏部、授翰林院待詔、舉鄉飲大賓、山水遠學郭熙、近學松雪、而得意之筆、往往以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又善寫花鳥竹果、楷書師二王、古隸師鍾太傅、詩得中晚唐格外趣、父林、為溫州郡守卒、吏民饑千金為賻、徵明時年十六、悉却之、吏民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胡文淵而記其事、為人和而介、寧王宸濠慕其名、貽書聘之、辭病不赴、正德末、入仕待詔、侍經筵、歲時頒賜、與諸詞臣齒、後乞歸致仕、四方乞文詩書畫者、接踵於道、惟富貴人不

明 文 徵 明 松 下 橫 琴



明 惲 格 山 水



惲格、字壽平、以字行、又字正叔、號南田、又號白雲外史、雲溪外史、又自號東園客、武進人、圖繪寶鑑續編作道生齋、山水清腴、別具秀致、見王翬、乃讓之獨步、自學沒骨寫生、以北宋徐崇嗣為師、一洗時習、獨開生面、海內學者、咸宗正派、然其山水別具天眞秀骨、其實與畫不同、是以得其片楮者、尤珍若拱璧也、所居有蘇香館、唱酬一時名士、詩筆超邁、書體法王而秀、時稱三絕、其後家寒不能具養、憂為經理之、明崇正癸酉生、清康熙庚午卒、年五十有八、著南田集、

青山層疊路高低、依稀記得舊行處、不是尋常是舊溪、雨後深林生白烟、山中處處有清泉、因尋勝跡幽栖地、聽過鐘聲思惘然、輸點半竿翠陸離、筆毫宛轉水連漪、高情不讓陶元亮、落日臨流自賦詩、戊午長夏擬畫王兩家法、雲溪外史、印一、惲正叔、白文、

易得片楮、尤不肯與王府及中貴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徹諸王以大寶玩為贈、不敢封而還之、外國使者過吳門、里肅拜、以不獲見為恨、文筆稱天下、成化庚寅生、嘉靖己未卒、年九十、贈南京國子監博士、私諡貞獻先生、著甫田集、

(本市) 每份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

故宮交泰殿新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帝編寫

元倪瓚枯木竹石



元倪瓚枯木竹石卷局部之一
此卷係倪瓚晚年所作，筆墨蒼勁，意境清遠。畫面中，一叢枯木自石隙中生出，枝幹虬曲，葉落無聲。石塊渾厚，皴法老練。全卷流露出作者孤高自許、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志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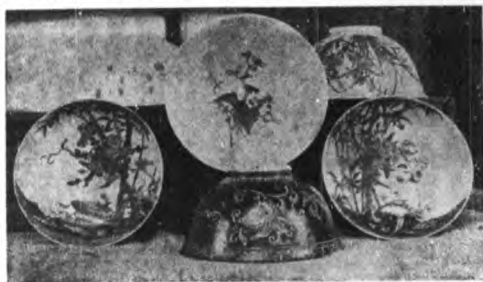
倪瓚，字元鎮，署名曰東海瓚，或曰懶瓚，號姓名曰奚元朗，又曰元映，曰幻霞生，別號五、曰荆蠻民、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閒仙卿、雲林子、明初被召不起，人稱無錫高士，山水不著色，人物枯木平遠、竹石小景、以天真幽淡為宗、稱逸品、為元季第一、生平不喜作人物、亦罕用圖章、故有迂癡之稱、家故饒於資、輕財好學、嘗築清閟閣藏古書畫於中、工詞翰、皆極古意、書從隸入手、翰札奕奕有晉人風氣、性甚狷介、好潔、絕類海岳翁、尤善自晦匿、至元初海內無事、忽散其資給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興、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獨坐、與漁夫野叟混跡五湖三泖間、又類大隨子、大德辛丑生、洪武甲寅卒、年七十有四、

清 鄒 桂 叢 菊



鄒一桂，字原褒，號小山、卿森子、雍正丁未傳臚、入詞林、仕至禮部侍郎、加尚書銜、山水法宋人、點綴人物、亦有可觀、花鳥分枝布葉、條暢自如、揮格後僅見也、康熙丙寅生、乾隆丙戌卒、年八十有一、

此古月軒磁器在點查時所攝



古月軒磁器之一



古月軒磁器之二

金薤留珍序

金薤留珍五集、為清乾隆朝所搜古銅印凡一千二百餘事、當時儲為東曉圖書府五籤、就籤為譜、計官印二百二十有一、各以類從、私印一千又七十、皆以姓別、文字之不可辨者、附焉、其數約略等於番禺潘穀堂之看篆樓及高要何伯瑜蓮菴兄弟之吉金齋二譜、所藏以漢印為多、秦璽雜印、不及十之二亦與二譜相

軍司馬印之一



鼻紐

軍司馬印之二



鼻紐

又即吉金齋所從出、故言選印之精者、不能不最此二譜也、今茲五集所選之印、既與二譜梗概略同、且官印之多倍之有強、而內府珍秘復為世間所不經見、縱當時釐剔未淨、稍有微瑕、不足掩瑜、其為瑣寶、無煩費辭、民國十四年之秋、成立故宮博物院、院中析為二館、曰古物、曰圖書、

(未完)

目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書景出版
天津文在堂南京萃文
書局杭州抱經堂
定價 粉紙每冊六角
毛邊紙每冊五角
譜
定價 影印本每冊一元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影攝說演立成院物博宮故節十雙年四十



說演瀛煜長事理李

此民國十

四年雙十節本院成立、在乾清宮門開成立大會時攝影也、是日亦即故宮開放於民衆之第一日紀念、當時中外士女、空城來觀、無不亟欲一睹此數千年之秘藏、真一時之盛也、今值四週年紀念、當時情形、在本院歷史上、自有重要價值、特以成立大會演說攝印四紙、刊登於此、以資迴顧、



說演郭事理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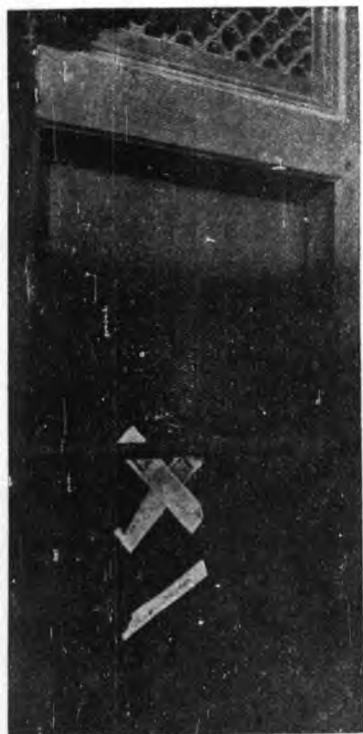


說演麟鍾事理施



說演廷正事理王

影攝封會門寧坤



此薄儀出宮時各機關會同封門之景、其封條一爲國務院、一爲京畿警衛總司令部、一爲清室內務府、其時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尚未成立、故未加封、此開始點查時攝取之影以資憑信者、(舊例每處第一次開始點查時必將門封攝取一影)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

栗亭

故宮博物院者、其爲由清宮嬪嬙而來、夫人而知之矣、夫由一故宮嬪嬙而爲博物院、此爲國體變遷更有之結果、若法、若俄、若德、何莫不然、則故宮之爲博物院、一利那頃之事耳、何有於若干年之經過、又何有於記、而不知吾國之有故宮博物院、既非由國體變遷而一蹴即幾、則故宮之成立爲博物院、自非有其相當之曲折而以演成其若干年艱難締造之經過、且耗費若干人之心血不可矣、茲者、故宮博物院、自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接收故宮以來、已達五年、基礎已漸鞏固、而其若干時艱辛之過程、即身歷其境者、亦日即於淡忘、此胡可以不記、余於十三年攝政內閣時期、故宮事業發軔之始、即辦理清室善後會成立之初、即曾追隨同人參加服役、一轉瞬間、由攝政時代嬪嬙爲段執政時代、余則身部專入、其事又適隸所掌、自不得不與之多所接觸、其時清室善後委員會、以李石曾先生爲委員長、委員如黃膺白、蔡子民、吳稚暉、汪精衛、易寅祁、張溥泉諸先生、均國民黨之產、而鹿瑞伯爲驅逐清儀出宮之執行者、同時爲京畿警衛總司令兼爲委員、故當時參加同人、多數爲國民黨或接近國民黨者、政府初雖號稱與民黨合作、而實則不然、清室乘之、且以故宮一事爲直接衝突之的、致有石曾溥泉兩先生而折常軸之舉、自是北方政府、與清室善後委員會及其嬪嬙之故宮博物院、遂時時立於相對地位、直奉繼之、情勢所趨、如出一轍、第以故宮事業、名正而言順、社會民衆、同情合作者衆、同人復多純盡義務、皆以保存數千年文化淵藪爲職志、初未有絲毫自利之事、故亦未肯冒大不韙而摧毀之耳、然而天下之事大凡不能率直行者、則無不曲折以赴之、施之者固較爲難、斯受之者愈感其艱辛、且以故宮事業之重大、與其同處一地、手握最高權勢之政府、立於相對地位、軍事蠶牛、懷璧其罪、圖存之難、又豈尋常可比、至若經費之窘、建設之艱、猶其小焉者耳、其不至因以失墜者亦幾希、知此始可語故宮博物院成立之經過、不可以不記也、余雖以一身介乎其間、觀其錯綜之妙、其中曲折、亦知之較詳、事過境遷、前塵如夢、亦不復多所省憶、茲就故宮事實、以先後五年之經過、大致分爲五期、(一)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時期、(二)故宮博物院草創時期、(三)維持時期、(四)奉方管理委員會時期、最後則國府接收以後直至現在之漸進建設時期、以余所能省憶或有記載可憑者、約略記之、不能備也、或亦他日研求博物院史料者之一助乎、

未完

故宮藏本清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記影印本預約廣告

本院古物館精拓吉金墨本出售廣告

散裝文二十五元 函購文二十五元 大冊文二十五元 函購大冊文二十五元 散裝文四元 函購文四元 大冊文四元 函購大冊文四元